

胡
玥
著

狹 路 相 逢

作家出版社



胡
玥／著

狭路相逢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狭路相逢/胡玥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1. 12
ISBN 7-5063-2216-1

I. 狭… II. 胡…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75042 号

狭路相逢

作者: 胡玥

责任编辑: 潘宪立

装帧设计: 曹全弘

版式设计: 英子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 北京二二〇七工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215 千

印张: 10.5

插页: 2

印数: 001-20000

版次: 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2216-1/I·2200

定价: 19.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胡月

胡玥 女，汉族，河北人。供职于公安部《人民公安》杂志。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诗集《永远的玫瑰》，散文集《为你独斟这杯月色》，报告文学集《生命的质地》，长篇侦探推理小说《危机四伏》。

《狭路相逢》是作者继《危机四伏》之后奉献给读者的又一部长篇悬疑侦探小说力作。

这城市是被一片阴晦罩着的，阴晦是隔离了晴朗和光明直迫人心的。站在高处看这城市，城市里涌动着的
人流比平日仿佛低矮了一截，这低矮似乎是被这阴晦挤压得变了形。而人心呢？却是你看不见的。你所能看得见的，就是在阴晦里无声无息飘荡下来的雨丝。雨脚如麻，被暗处的风一吹，雨脚就乱乱地落了一地。雨落下来的样子也是变了形的。

白雨抬头看了看灰蒙蒙的天空，雨雾潮潮的，让人身上腻腻的难受，他随手抹了抹脖子上的泥，他有一个多月没有洗澡了，甚至没有用肥皂洗过脸，然而这蓬头垢面依然盖不住他那英俊的棱角分明的面孔，破衣烂衫也遮不住他那矫健挺拔的身躯，如今他就混迹在临时火车站外的小广场上。这城市的火车站重新修建的事嚷嚷了好多年了，但由于资金问题，工程一拖再拖也没开工，直到半年前，铁路和地方的意见终于达成了一致，毕竟是省会城市，火车站这个门面的形象不能太差了。

临时车站一片乱糟糟的，由于没有候车室，南来北往的旅客东一群西一伙地挤在这弹丸之地上。出站口道边是一溜地摊，卖茶鸡蛋大烙饼的，卖野药卖虎骨的，卖消字灵擦皮鞋的……吆喝声此起彼伏，声声断断。那时候白雨正跟一伙盲流在那儿逛游，白雨凑到一个挖脚鸡眼烧痞子的摊前专心致志地看修脚的人如何告诉长了鸡眼的人他的鸡眼里有多少根肉刺。白雨不听则已，听着听着脚底下就如蘑菇一般起了鸡眼似的难受。白雨一转头看见了那个叫“狗全全”的混混儿今天穿了一身蹩脚的西服人模狗样地正朝出站口走来，白雨就问：“‘狗全全’，干嘛呢，几天不见，鸟枪换炮了嘛！”“狗全全”挺着小肚做作地抽出一根烟，点着抽了一口撇着嘴说：“嗨，‘大个’，咱哥们儿如今不扛包了，咱做买卖了，我来接一个客户！”白雨正要再问，一个盲流过来喊他：“‘大个’，走哇，有活了！”白雨跟着那个盲流到了行李托运处，一个南方人的货要装车。干完活拿到钱，白雨买了扒鸡啤酒请“狗全全”和盲流蹲在卖虎骨的摊边吃喝。这时一个小伙子在人群里挤来挤去，人群的前面坐着那个卖虎骨的。只见那卖虎骨的人左手掂着一根干巴巴的棍子，用右手指弹着，对着一个面色发黄的中年男人白话：“我这是真正的虎鞭，补肾壮阳，专治阳痿不举，举而不坚，坚而不久……”人群便发出一阵笑声，那中年人犹犹豫豫地接过来，反复掂量着买还是不买。“老师傅你放心，错了管换，刚才有两个南蛮子一下子就买了三根……”白雨心中暗骂：哪来那么多老虎，全摆你这儿了，要是真的，老虎非吃了你不可！就在这时，白雨看见那小伙子从中年人的身后悄悄走

开了。“我可是要找人鉴定的，是假的我可来找你！”说着中年人便去口袋里掏钱，他的脸一下子就变了：“我的钱包没有了……”

白雨一下子就明白了，那小子是个偷儿，他腾地一下子站起来，但一想自己现时的身份，忍了忍没有追过去……

这时出站口外边的台阶上走上来一个明丽的女子，她打着一把银灰色的雨伞，手里还拎着一把黑伞，在一群举着各种旅馆牌子的拉客的女孩堆里站定，虽然她戴了墨镜，白雨还是认出她是电视台的新闻播音员。

那女子亭亭地站在那里等人。不知怎么的，白雨心中就涌上一种儿时朦胧的似曾相识的感觉……

那个偷儿鱼一般向那女子靠过去，眼睛死盯着那女子身后背的精致的小包，白雨一扬脖儿喝完了最后一口啤酒，出站口有旅客鱼贯而出了，拉客的女孩们嚷着“住宿吗？部队招待所……”呼啦一下乱纷纷地挤上前去，偷儿已经贴在了那女子的身后，白雨一抬手，空啤酒瓶准确地飞到那女子脚边的一个小水坑里，泥水飞溅起来，那女子惊了一跳，盲流们发出一阵哄笑，那女子向这边看了一眼，快步离开了那里。偷儿见无机可乘嘴里骂骂咧咧转到别处去了。白雨看见那女子迎住出站的一个气度不凡的男子，把手中的黑伞打开交给他，帮着拎了一个包，然后他们双双走到出租车停车点……

白雨忽地莫明涌上一种空空落落的惆怅的情绪，这时只听一个盲流说：“‘狗全全’那小子玩大发了，你们知道吗？那小子在倒腾假币！”白雨听到“假币”二字，心里

激灵一下，他知道从现在开始他的“潜水作业”的日子结束了……

雨越下越大，一些混在高洁处的污脏总会趁乱和着淫雨溜进被潮湿浸淫着的另一些暗处，这暗处却是见不得人的，虽是一丝不挂，自己剥光了自己的丑恶，终是一场乱伦，所以在暗得不能再暗的房中还要再加一层更暗色的窗帘，甚至连在淫荡之中发出的呻叫都需捂上厚厚的棉被，那女孩总是在淫叫完了之后才把头拱出来，闭上眼，枕进陷在极端复杂激情的那个男人的臂弯里。他用手在暗处抚摸她的头发，她的额际，她的脸颊，她的紧闭着的双眼……他的手摸到了潮潮湿湿的一些东西，他停住了：“你又流泪了！”他那优美富有质感的声音充满了疲惫和低糜。

“这两天，总让我想起母亲的死……”女孩说出的话也带着潮湿的味道，或许是这潮湿让她不自禁地打了一个寒颤，这寒颤在暗处也传给了他。他拥紧了躺在怀中的热热的却打着冷颤的喊他“继父”的女孩的身体。而往昔中的那一幕却是藏在他们心中抹不掉的秘密。她怎么能忘呢，母亲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雨天闯进来，看见了一丝不挂的她和继父……

这是继父的画室，她的母亲和继父再婚后，她常常跟着继父在这间画室里学画，她崇拜继父，她喜欢坐在他的对面让他画她，她喜欢看棱角分明有着艺术家气质的那张脸，高挺的鼻子，尤其是他那双眼睛，特别像扮演佐罗的法国演员阿兰·德隆，她甚至幻想着做他眼睛里的黑瞳仁……

可是，他的黑瞳仁里那时嵌着的是母亲……她在青春萌动的时候，有一天夜里，她去卫生间小解，经过母亲的卧房门口，却听见母亲发出的欢叫和继父粗重的喘息，她的浑身的血液一下子凝固了，心脏仿佛也停止了跳动，她的身体的内部也仿佛随着那些声响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突变……

后来的许多夜晚，她一个人躺在自己的房中，怀着兴奋和迷离，静静地等待那些响声再起……性，就是在那些等待的兴奋和迷离中从少女的身体里悄然剥离裂变开来的，升腾成一种欲望。然而这性从一开始就是迷乱的，欲望是很邪性的种子，它们适合在梦境中成长，在梦中，她和母亲分享的总是这同一个男人……

往事和梦境在一个人的回忆中永远是残破不全的碎片。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她的心底又升腾出一种想摆脱这种关系的理性的欲念。然而，她生命的底层，又一只沉重的手将她控制在无底的深渊。生理上的渴求、心理上的依恋和精神上的摆脱、理性上的拒绝交织在一起，几种力作用在一起的结果，此时此刻的她只能是身心麻木一片空白，她就像真空中的物体，只有按照与生俱有的惯性运动，任其走向何处……

当他和她沉在共同或不同的一些往事的碎片中时，城市中心广场的钟声以它固有的节奏和音律将滑到不同时空里的人心和梦想拉回现实现在的这一刻，钟响五下，一声又一声的余韵古老而又浑厚，这时间的灵物，它是惟一可以冲破阴晦和潮湿的，它同时也是穿透人心的，生活在这

城市角角落落里的人无论做着什么，都会被这种声轻重缓急地涤荡一下……

女孩弹坐起来，重新回到自己的现实中，5点半，她必须赶到台里录制新闻。她迅速地冲了澡，穿好衣服匆匆而又潦草地化了妆，门响处，她已融身在雨雾中……

他追到窗前，雨雾分割着越来越暗的阴晦，他眼看着女孩拦了辆的士在雨雾中不一会儿就消失了……

他缓缓地转身走进藏室。打开藏室的灯，掀开紫罗兰的真丝绒，绒布下面，是女孩不同姿势的裸体画像，从十六岁到现在，整整六年了，他熟知她从青春期到现在身体的每一细小的成熟和变化，女孩的身体是他所画过的模特中最具艺术美的……可是，他现在越来越怕有一天，他会彻底失去她……

女孩让出租车在距市电视台五十米之外的小巷子里停下来，她打着那把银灰色的雨伞步行走进台里，让人看上去她只是就近出去办了点事，走进办公大楼的女孩和那个躺在继父臂弯里的女孩简直判若两人，如果你不知她的底细，只从表面这样看上去，女孩显得很庄重，很矜持且略带一点让人喜爱的清高和孤傲。在新闻部门口，女孩差点跟新闻部主任史大卫撞个正着，史大卫看到女孩急急道：“刘今，快点。正找你呢！台长让换条新闻！”

……………

节目录完了，下班的铃声也响了，办公楼里响起了纷乱的脚步声和说话声，她站在落地窗前看着回家的人影，各色雨伞、缓动的车流在闪烁的霓虹灯和橙黄色的街灯的

映照下虚虚渺渺热热闹闹的，她和继父当年就是在这样一片热闹的下班人流车辆中看见被汽车撞倒的母亲的……对于母亲的死，她感到自己罪孽深重，可是如果她的亲生父亲不是在文革武斗中被打死，如果母亲后来没有再嫁给比自己小五岁的现在的这个男人，她怎么可能卷进目前这种一片混乱的性爱生活中呢？

她才二十二岁，她已经没有权利和资格追求任何属于自己的爱情生活了。在外人的眼里，她青春她美丽，她刚从广播学院毕业，又体面地分到了电视台搞播音，似乎什么好事都让她赶上了，可是谁了解隐藏在她生命里的那些不可示人的秘踪和恐惧……比如今夜，她为了保全她和继父之间的隐秘，她不得不再次违心委身于“那个人”。她恨自己那时太年轻，太幼稚，而一个人一旦被别人掌握和控制，你还有什么希望和前程可谈呢……

她必须走了，她一个人总这样呆在办公室也会令人生疑的，今晚她要去“那个人”特意为她安排的那套房子过夜，她拎上包正要关上房门，电话铃刺耳地响起来，她的左眼皮在电话铃响的时候狂跳不已！天呐，她的左眼皮每次的弹跳都预示着某种厄运和灾难的降临，她跟继父发生性关系也就是母亲出车祸的那天她的左眼皮就是这样狂跳不止的……

她一步一趋地走回办公桌前，她犹疑着盯着那部电话，她想再多拖延一会儿，那个厄运可能就自动消失了，或是她不接电话，厄运就传达不到她，可是那个电话铃声固执而刺耳地叫着，她用手揉揉左眼皮，心想也许是自己太神经质了，是不是“那个人”今天有事去不了了，打个

电话过来说一声？可是“那个人”从来不打她办公室的电话……

她不得不拿起电话，“喂，您找谁？”刘今语气不安地问。

“我找的就是你！刘今！”一个故意伪装了声音的男人怪声怪气地说。

刘今听不出说话的这个男人是谁。

“我知道你今晚去哪儿过夜！”

刘今的脑子嗡地一声，紧张地问：“你是谁？”

“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对你的一切很感兴趣，所以我还会给你打电话的……”

刘今还要追问，那边已放了电话，刘今惶恐而又困顿地陷在一片盲音之中……

这样阴晦的天儿，没有什么明亮的光线可以透进来，单飞脸色阴沉地站在旅馆房间靠阳台的窗子跟前，密切注视着对面旅馆直对着的那个房间和旅馆大门进进出出的人员，他下意识地看看手表，离接头时间还差5分钟，5分钟之后将在这间屋子里上演惊心动魄的一场戏，一想到自己就是这场戏的主角，他心里难免有些紧张。

单飞一遍又一遍地嘱咐自己，一切都在5分钟之后的那个瞬间见分晓，况且在此之前自己不是已经演过好几场戏了吗？月初接头那天，他、“大个”白雨和“狗全全”三人一下车，就发现接他们的人眼睛生满疑虑，路上三人商量过，下车这顿饭要安排在县城最好的饭馆请对方吃一顿，显示大手大脚的阔气，之后支桌子“搓麻”。最先登场的这些人当然不是他们想钓的“大鱼”，但这些“虾仔”们将起的作用不能低估。“大鱼”游出来得全靠“虾仔”们引，所以先喂好“虾仔”们再说。单飞扮演此次交易的买方后台老板，不能轻易上台露面，牌桌上自然是

“大个”白雨和“狗全全”与对方坐阵，“狗全全”曾从他们这儿倒卖过几次假币，上次来买时说了一阵给带个“大户”来，这不，说来就来了。牌桌上两个对手一个自称是“老三”另一个称“老四”。“狗全全”和他们一点不生分，借晚上的酒劲一边洗牌一边对坐在他下家的“老三”说：“哥们儿你信得过我，他们两位你也尽管把心放到肚子里，绝对铁板！”“狗全全”一指白雨：“知道呗，刚他妈的从大狱出来的，被我大哥收做保镖，都是一条道上的！”

“老三”一边摸牌，一边看着白雨，果然白雨满脸痞相，眼横瞪着，便有几分怯意地附和道：“一看便知是道上的汉子。不过你大哥和你们好像不一样，倒像局子里的‘条子’（便衣）……”话音未落白雨腾地站起来：“老子和公安局的势不两立，你他妈的这话分明是怀疑我大哥，老子豁出去不做这笔生意和你练个明白。”说着将靴子里的藏刀明闪着拔出来。“狗全全”跳到桌子当间劝道：

“瞧，都是自家兄弟，不都是为了赚钱才走到一起来的嘛！你疑他虑的这买卖还咋做，就是不做买卖咱也是兄弟一场，别动刀动枪的伤了和气，都压压火，二哥，你也不对，人家老三不过是一句玩笑话！”“老三”看见白雨愣乎乎二杆子似的倒心生了几分幸意，乘机赶紧堆笑脸赔礼道：“兄弟我小人，话说得不对了，我打我嘴巴子还不行吗？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吧！”白雨见状说话也软下来：“我这人脾气暴，监狱里憋闷坏的，最受不得这样不仗义的气，要说我大哥原来还真是吃局子里那碗饭的。”“老三”、“老四”听见这话兔子般竖起耳朵，头发也立了起

来，腾地站了起来，做出防卫不测和准备逃跑的姿势。白雨装作没看见喝了口水接着说：“可后来因为作风问题被除了名儿，没办法，总得混碗饭吃，万般无奈只得做这种冒险的买卖。”“狗全全”满脸的坏笑：“我大哥他就这一好，好色！嘿嘿。”那“老三”、“老四”这才松了口气，坐下说：“犯错误好，要不然咱们怎么能蹦到一条道儿上来呢？闲话不说了，玩牌、玩牌！”“狗全全”复又洗牌，他漫不经心地玩，但眼睛时不时地注意白雨手指间发生的那些小故事，比如食指点桌，意在“1、4、7”，中指点桌“2、5、8”，无名指“3、6、9”，小拇指“风头”，又大拇指分别点食指的上、中、下，分别暗示需要“饼、条、万”，“狗全全”准确无误地领会着白雨的玩牌“意图”。这样几圈下来，他们大获全胜。“老三”、“老四”已面露不悦，白雨把这称为吊胃口，空空对方肚中的油水，然后让他们恶狼一般吃个喜饱。白雨看准时机，“拆停”、“放水”发出对方需要的牌，“狗全全”便会意，下面就开始给他们甜头了。输一次，“狗全全”就色彩很重地瞎嚷一通：“手气他妈的咋越来越背呢！”

“老三”坐庄时，白雨连给他放了两炮，“老三”直喊这牌打出水平来了。

这样热火朝天烟雾缭绕地到了后半夜，白雨输得直有点急眼，又去单飞处讨钱。单飞怒色道：“都输进去还做不做这笔生意，回去又拿什么货给人家？”白雨不管三七二十一非让再给一万块钱把输的捞回来就罢手，一副输红了眼的赌徒相，这样一来一去抢那钱箱，只听“哗”地一声，十几捆钱散落一地，这一切都被明眼的“老三”、

“老四”看去，两人既赢了钱，又借机探着了实底：这伙人确实是带了真钱来的。于是见好就收，起身拱手说：

“该休息了，改日再加深加深感情。”二人一前后就回去了。单飞待他们一走拍着白雨的胳膊说：“演得好，输得也过关，不过你这家伙真会胡诌，说我犯什么错误不好非给安个犯作风问题，真亏你想得出！”白雨、“狗全全”嘿嘿直笑，单飞用中指戳点着“狗全全”的额头：

“妈的你小子也添油加醋跟着糟改我，等消停了，看我怎么收拾你！”“狗全全”被戳得直翻白眼，嘴里还不老实：“大哥你不是让我配合二哥嘛！”

二日“老三”来说，他们大哥今日做东尽地主之谊。于是三人均被接往城郊的一个住处，而那个“大哥”并未露面。做东的仍是“老三”、“老四”。单飞和白雨这心中明白，对方仍在探他们的底儿，不知道今天将经受什么样的考验，反正是兵来将挡，走一步说一步的事儿。吃饭初时并无战事，饭吃半中腰，“老三”去外面不大会儿挑帘领进了四个浓妆艳抹的“马子”。单飞心里咯噔一下：

“完了！”这招“美人计”可是真够损的，若是黑道上的人哪个不敢打兔，不敢打兔的除非是……那样一试就试出来了。眼前面临的这一紧急情况，既要洁身保节，不能动真格的，又不能让对方察出任何破绽而起疑心，更何况白雨添油加醋跟人家说自己被开除的原因恰是因了“作风”问题，这戏往下进行实在有难度。单飞一边喝酒一边顺水推舟装成一脸“色相”地与身边坐着的那个俗不可耐的女子周旋，一边在这猝不及防间寻找对策。他观察到“老三”那一方面的人也时不时地与这几个女子打情骂俏，可